



Das Augenspiel

Elias Canetti

眼睛 游戏

〔英〕埃利亚斯·卡内蒂 著 陈良梅 译

Das Augenspiel

Elias Canetti

眼睛游戏

[英] 埃利亚斯·卡内蒂 著 陈良梅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眼睛游戏/(英)卡内蒂著;陈良梅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5321-5826-3

I. ①眼… II. ①卡… ②陈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-
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0175 号

Elias Canetti
Das Augenspiel

Copyright © by Elias Canetti 1985, by the heirs of Elias Canetti 1994
Publish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
Culture GmbH, Germany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5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201

责任编辑:姜逸青
策划编辑:任战
装帧设计:汪佳诗

眼睛游戏

[英]埃利亚斯·卡内蒂 著
陈良梅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21.5 字数 254,000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826-3/I·4651 定价:42.00元

献给赫拉·卡内蒂

目 录

第一部 婚礼

- 灰烬中的毕希纳 ...3
- 眼睛与呼吸 ...20
- 对立的开始 ...32
- 指挥家 ...43
- 战利品 ...52
- 斯特拉斯堡，一九三三 ...58
- 安娜 ...70

第二部 松内博士

- 天赐一个孪生兄弟 ...93
- “黑色立像” ...103
- “博物馆”咖啡店中的沉默 ...116
- 在希琴朗读喜剧 ...119
- 寻找好人 ...129
- 松内 ...138
- 歌剧院街 ...156

第三部 偶遇

- 穆齐尔 ...169

- 不照镜子的乔伊斯 ...177
乐善好施者 ...185
听众 ...192
天使的葬礼 ...203
高级权威 ...209

第四部 格林琴

- 西默尔大街 ...219
最后的版本 ...228
阿尔班·贝尔格 ...236
相遇利利普特酒吧 ...241
驱魔 ...246
细腻的精神 ...254
做客贝内蒂克特家 ...259
“我找我的同类!” ...268
托马斯·曼的一封来信 ...276
拉斯·卡萨/洋腔怪唱 ...282
38路有轨电车 ...288

第五部 召唤

- 不期而遇 ...295
西班牙内战 ...301
在努斯多尔夫大街会谈 ...309
扈特巴/载歌载舞的农民 ...317
母亲去世 ...328

第 一 部

婚 礼

灰烬中的毕希纳

《康德着火了》，那部将我折腾得形容枯槁的小说当时就叫这个名字。小说中的焚书之举，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。我不认为自己还在为康德（后更名为基恩^①）感到惋惜。在这部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中，他被捉弄得够呛；我费尽心机才抑制住自己对他的同情，才没有让别人察觉到，哪怕是察觉到蛛丝马迹都不行，站在我这个写作者的立场上，结束他的生命更像是解脱。

但为了这一解脱，所有的书籍都遭了殃。看着它们在烈火中燃烧，我仿佛自己置身其中，仿佛毁掉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书，而是全世界的书，因为对这个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切书籍，尽在汉学家的藏书中：所有的宗教书籍，所有思想家的著述，所有关于东方文学的典藏，那些尚存人间的西方文学书籍。如今，这一切都化作了灰烬，而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，却想都没有想过要从中抢

① 基恩是小说《康德着火了》（后更名为《迷惘》）中的主人公。他爱书成癖，藏书逾万卷，是醉心于汉学的著名学者。由于厌恶人们的虚荣心，他摒弃公职，离群索居。他的女管家台莱瑟贪婪狠毒，用尽心计骗取他的信任与好感，终于和他结为夫妻。婚后，台莱瑟从心灵和肉体上残酷地折磨基恩，直至将他赶出家门。孤苦无告的基恩为了弄回心爱的图书，竟将自称为高明棋手的犹太侏儒费舍勒引为至交，结果被愚弄欺骗，同时还遭到台莱瑟和她的情夫的毒打，并被诬为精神病患者。最后，基恩之弟从巴黎赶来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赶走了台莱瑟等人，收回了基恩的所有藏书。然而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基恩陷于迷惘，他整天提心吊胆，唯恐再遭厄运。在一个白日梦魇之后，他堆积起全部藏书，坐在上面自焚而死。

救出一部分。剩下的是一片灰烬，除了灰烬什么也没有，而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因为，这样一部书中发生的事不是单纯的游戏，而是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，它比任何从外部发出的批评以及对自我所作的批评都更重要。即使迫使我写下这些东西的是一种巨大的恐惧，但是，那令人生畏的事情的发生是否为这种恐惧所招致，还是值得思考的。

毁灭现在已经在我心中扎下根，并且我摆脱不了它。早在七年前，毁灭就已在《人类的末日》^①中烙下了印迹，而现在它已具备了非常有个性的外形，这种外形又源于我自己生命中的常数：火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是七月十五日我在研究群体现象的时候，此外还要归功于我每日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书。尽管小说的主人公与我有许多不同之处，但我出借给他的，都是最本质的东西，以至于在其达成目的之后，我无法完好无损、不受惩戒地将它们收回。

我为自己制造的这片灰烬开始覆盖一切。我们生活的世界所遭受的威胁，对此我的感知从来没有像基恩毁灭之后那样强烈。我又重陷焦虑之中，这种焦虑同我先前计划《疯子的人间喜剧》时的不安大体相同，区别在于，其间已经发生了某些重大事件，并且对此我心存愧疚。这是知其缘由何在的那种焦虑。夜深人静时分，我总是在那几条路上行色匆匆，白天也是如此。专心去写作另一部小说，或者着手做以前就计划好了的系列书籍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宏大的计划在焚烧书籍的浓烟中窒息。对此我丝毫不觉遗憾，相反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我目之所及，一切都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

① 《人类的末日》(1918~1919)：卡尔·克劳斯写的一个剧本，抨击威廉二世等上层人物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毁灭人类和文明的罪恶行径，反映了战前德奥两国的腐败以及战争中的凄凉景象。

灾难。

任何一次交谈，虽然我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听到其中的只言片语，在我看来都仿佛是最最后的一次。在可怕而无情的压力下催生的事情，在最后一刻必然发生。人所遭受的威胁，与他自己密切相关。是他们将自己引入绝境。他们特别用心、不遗余力，以至于他们活该灭亡。我目之所及的每一对正在交谈的人，在我看来都是有罪的，如同我自己在放了那把火之后感到自己有罪那样。但是，如果这种罪责如同特殊的以太，渗透一切，使得任何东西都不能幸免，那么，人就仍然是他们原来的那个样子。他们的说话声调以及外表是原来的，他们的处境也是自己所特有的，与观察和记录它的人无关。他所能做的，就是为他们指明一个方向，让自己的恐惧像燃料一样，灌注他们内心。观察者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观察之中，观察已经成了观察者的唯一意义所在。他观察到的任何一幕，都令他瞠目结舌，并都以毁灭告终。

他飞快地记录着，字母写得硕大无朋，犹如在一座新的庞贝城墙上涂鸦。他仿佛在为火山喷发或者地震的来临做准备：他感到它将爆发，很快就要来临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它。因此，他将在此之前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，记录下那些因工作和种种原因相互分离的人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。对于即将降临的命运他们一无所知，以习以为常的呼吸方式吸入窒息的气氛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命运真正降临之前，才执著而急促地呼吸。我扼要记录下这一幕幕，每一幕都自成一体，没有一幕与另一幕发生关联，但每一幕都以惨烈的毁灭告终。惨烈的毁灭是联结它们的纽带。如果今天我将每一幕所残存的东西拿出来看，它们就仿佛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的空袭之夜残留下的。

一幕接一幕，已经记录下了无数幕。我动作神速，像是在飞

奔。每一幕都导向毁灭，紧接着又开始新的一幕，另一拨人出现在其中。除了罪有应得的毁灭，他们同前面出现的那些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。犹如刑事审判庭，不加筛选，将一切囊括其中，而受到最严厉惩罚的，是那自诩高人一等的人。他想逃避惩罚，却反而受罚。他洞察了这些人的无情。他从他们身边走过，看到了他们，旋即又离他们而去。他听他们说话，这说话的声音从此就不再从他的耳中消失，并引领他走向同样冷酷的另一拨人。如果他的脑袋因记忆这些自私者的说话声而快爆炸的话，他就强迫自己把其中最要紧的部分写下来。

那几周，最折磨人的，要数坐落在哈根贝格街的那个房间。在这里，我同珂罗版印刷的《伊森海姆祭坛》厮守了一年有余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上的细节，被无情地描绘出来，由此也使我对之烂熟于心。只要我在写小说，它们悬挂的位置就是正确的。它们如同无情的芒刺，刺激我，将我朝同一个方向驱赶。这些画面是我自愿承受的，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习以为常。我从没有放弃对它们的关注，它们已经转化成与之不相干的某个东西。谁会这么不知深浅、这么愚蠢，将汉学家的痛苦与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进行比较呢。尽管如此，墙上的绘画和该书的某些章节还是产生了某种关联。我是那样需要这些画面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用其他的東西来代替它们。即使来访者，我在此接待的客人极少，对此表示震惊，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。

然而，当图书馆和汉学家在烈焰中化为灰烬之后，一些我始料未及的怪事发生了。格吕内瓦尔德^①重新恢复了他的全部气势。一旦我不再写小说，画家就只是自为地在那儿，在我一手制造的灰烬

① 马蒂亚斯·格吕内瓦尔德(约1480~1528):德国画家,《伊森海姆祭坛》就是他的作品。

之中，他的作用只限于他自身；而一旦我回到家，就会为房间的这面墙壁所震慑。我感受到的一切蕴含着威胁的东西，都因格吕内瓦尔德而受到强化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阅读也不能为我提供帮助。我不仅失去了对书籍所拥有的权利，还为了创作小说将它们毁灭。即使我强迫自己克服这罪恶感，伸手去拿一本我的藏书，仿佛它还在书架上，还没有被焚毁；如果我接着强迫自己打开它，阅读它，那它就会令我心生厌恶。不仅如此，我最熟悉的、喜好时间最长的那些书，却成了我最厌恶的。我还记得那个晚上，我愤怒地将司汤达^①扔掉，不是扔到桌上，而是扔到地上。他是那样令我失望，以至于我根本就不想去捡起他，而是就让他躺在地上，尽管这一年来每日引导我去工作的正是他。另一次，我突发奇想，去读果戈理，而我这次甚至觉得他的《外套》都显得漫不经心，且稚嫩可笑。我甚至问自己，这部小说当初怎么会令我怦然心动的。熟悉的一切都失去了效用，而今天的我却是由它们一手造就的。或许焚书真的将一切陈旧的摧毁了。那些书仿佛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但是书的内容都已被烧焦，在我的身上荡然无存。激活被烧毁之物的任何尝试，都引起愤怒和反抗。这样惨痛地尝试了几次之后，我不再伸手去拿任何东西了。本该摆放书籍、摆放那些我阅读过无数遍的书籍的书架，虽然还立在那里，但它们在我眼中仿佛不存在一样，我根本就不伸手去那里。如此一来，我的四周变得彻底荒芜。

那时，我的心境糟糕透顶，但就是在这段时间中的一个夜晚，在我早已拥有、却又从没有去触摸的一个陌生东西上，我找到了救

① 司汤达(1783~1842)：法国作家，代表作有《红与黑》《巴马修道院》。

贼，那是一本大开本、大号字体印刷的毕希纳^①，黄色亚麻布封面。该书所放的位置，是不会让人看不到的。摆在它边上的，是同一版本的克莱斯特^②四卷作品。对于这四卷中的每一个字母，我都了如指掌。如果我说，我还没有读过毕希纳，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让人难以置信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我当然知道，他是怎样重要的一个作家，并且我还知道，他对我的意义更重要。我在“维也纳”书店看到他、购买下带回家，把他放到书架上的克莱斯特边上，距今已经过去了大约两年之久。

推迟的相遇，属于一个人心中酝酿的最重要的事。相遇的可以是一些地方，一些人，可以是绘画，还可以是书。对于一些城市，我无限向往，仿佛我命中注定从一开始就要在那里度过一生。我千方百计地逃避去那里，躲过一再出现的每一个去那里访问的机会，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它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甚至可以认为，我完全是为着它们才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没有它们对我的守候，我早就死去了。对于有些人，我乐意听别人议论他们，饶有兴致地去听关于他们的很多事。可以这么说，我所了解的他们，比他们对自己的了解要多得多——不过，我避免看他们的照片，避开对他们的任何视觉介绍，仿佛有一道特别而又合理的禁令，禁止我知道他们的脸庞。也有一些人，几年来我总在同一条路上与他们相遇，我琢磨他们，他们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让我去解的谜，而我却从不搭理他们，悄然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如同他们从我身边走过那样。我们疑惑地对视，却又让我们的嘴巴紧闭。我心里想象着我们的第一次交谈，一

① 毕希纳(1813~1837)：德国剧作家，代表剧作有历史剧《丹东之死》，悲剧《沃伊采克》。

② 克莱斯特(1777~1811)：德国戏剧家、小说家，代表作有悲剧《彭忒西勒娅》《安菲特律翁》，喜剧《破瓮记》，小说《智利地震》和《O侯爵夫人》等。

想到我将会从中获悉多少出乎预料的情况，我就激动不已。还有一些人，我经年累月地爱着他们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。我将走向老年，年纪越来越大。把这些说给他们听，一定像痴人说梦一样毫无意义，虽然我一直生活在对这一美妙瞬间的想象之中。没有这样繁琐的前期准备，我是无法面对未来之事的；它们对于我的重要性，如果我仔细拷问自己的话，就如同那些飘然而至、出乎预料的惊喜，让人顿时为之倾倒。

我不想列举我还在为之做准备的那些书籍，其中有一些是世界文学名著。关于它们的意义，前人已经达成共识，而这些人观点对我又起着决定性影响。在此之后，我不应该对之有所怀疑。经历了二十年的期待，再与这样的一部作品相遇，将会导致某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，是显而易见的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达成精神的新生，从而使一个人免受俗套和毁灭带来的影响。无论如何，当时的情况是：二十六岁的我早已知道毕希纳的名字，他的那本封面十分醒目的作品集，两年前就已经摆放在我的家里了。

一天夜里，在我几至绝望的关头——我敢肯定，我永远不会再去看什么了，我还敢肯定，我再也不会去阅读什么了——我伸手去拿这本黄色封面的书，随手翻到一个地方：这是《沃伊采克》（当时名字就是这么拼写的）中的一幕，就是军医对沃伊采克夸夸其谈的那一幕。我感觉像是被电击了一样。我阅读这一幕，阅读这部未竟之作的其余部分，一再从头通读这部未竟之作。具体通读了多少遍，我说不清楚了，我感到是无数遍，因为我通宵都在读它，根本没有去看这部集子中的其他作品。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头阅读《沃伊采克》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。早上六点我就离开家，奔向坡下的有轨电车站。在那里，我登上了开进城里的第一趟车，冲到费迪南德大街，叫醒睡梦中的薇莎。

我有她的家门钥匙，她没有挂上门锁上的保险链；这是我们约好的，以便我万一烦躁不安，一大早跑过来时能够进得了家门。但是，在我们相爱以来的六年时间里，这样的情形还没出现过一次。在毕希纳的作用之下，第一次出现了这一情形，薇莎被吓了一跳。

写作小说那年，我过的是清心寡欲的生活。当这一年结束的时候，她松了一口气。将来也很难有哪位读者会像她那样，在看到那位身材瘦削的汉学家在烈焰中消失的时候，感到如释重负。她担心会出现新的转折，怕我重新捡起那个冒险，将其延续下去。在完成题为“纵火焚烧”的最后一章之前，我有几个星期没有动笔。她将我的犹豫误解为对小说结局的怀疑。她想象着格奥尔格^①在返程途中突发顾虑，后来，总算还是及时，他了解了哥哥的真实意图，他怎么能扔下他一个人不管呢！在下一站他下了车，乘上回程列车。他已经站在寓所门前，并且强迫自己进去。他直截了当，一把把彼得拖住，将他劫持去了巴黎。在那里，彼得成了弟弟的一个病号，一个非同寻常的病号；当然，彼得竭尽全力进行反抗，然而，一切都无济于事；渐渐地，彼得视格奥尔格为他的大师。

她估计，让兄弟之间的争斗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式下继续，定会非常吸引我，他们在篇幅很长的那一章悄悄开始的交谈还根本没有穷尽。当她听说“纵火焚烧”终于写完了，汉学家的计划也以成功告终的时候，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以为我这么说是为了安慰她，因为她对我这一段时间来的生活方式表示怀疑，这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。这部小说第三部分中的许多东西，都令她心有余悸。她坚信，无休止地探究汉学家的被害妄想，必将对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因此，当我朗读最后那章给她听时，她舒了一

^① 《康德着火了》（即《迷惘》）中的一个人物。

口气，这也就不足为怪了。她以为最糟糕的已经过去，而对于我来说，最糟糕的时期，我所谓的“混乱时期”，才刚刚开始。

她从我这里体验到的，是我对她的回避，如同我回避其他所有人一样。虽然眼下我其实并没有某件事要去做，然而我却没时间给她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。如果碰巧见到她，我也只有只言片语，而且情绪很坏。这样的沉默寡言，在我们之间还从来没有过。一次，她忍无可忍，说：“你书中的他死了以后，就附体到了你身上，你就跟他一样。这大概就是你悼念他的方式。”她待我一直很有耐心，汉学家葬身火海，却令她感到轻松，对此我心存芥蒂。因此，当她一次说“台莱瑟可惜不是印度寡妇，不然的话，她也会纵身跳进火海”时，我生气地回她：“他有比女人更好的家庭成员，他有他的书，这些书知道怎么做是合适的，所以同他一同烧毁了。”

打那以后，她期待着我突然在哪天夜里或者哪天一早出现，带来那最最令她头疼的消息：我改变了主意，最后一章不作数了，因为这一章的风格恰好也与该书的其他部分不吻合，所以我把它给删掉了。康德又重新活了过来，一切又重新从头开始，就是说，作为同一部小说的第二卷。如此一来，我至少又要忙上一整年。

在这个毕希纳早晨，当我把她从睡梦中叫醒时，她吓了一跳。“我这么一大早跑来，你感到奇怪？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早来过！”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我在等你。”并且开始绞尽脑汁想对策，怎样才能让我不继续去写小说。

而我立即就把话题转到毕希纳身上。问她是否读过《沃伊采克》。她说当然读过。有谁会没有读过毕希纳呢！她等着我说出那糟糕的消息，以及我真正要说的主题，认为那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所在，因此她说话的时候有些不耐烦。她的回答透着鄙夷——我